



青年自學叢書

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柳湜著

生活書店發行

8
9
3
9



青年自學叢書
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柳·提·著

登記.....
書 碼.....

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

書叢學自年青
學濟經治政究研樣怎

角伍圓肆價定本基
· 費運郵加酌埠外 ·

承 印 者	特 約 經 售 處	發 行 所	發 行 人	著 者
嘉 華 印 刷 公 司	重 慶 營 漢 口 店	上 海 · 星 加 坡 店	香 港 大 道 中 五 四 號 · 徐 伯 昕	柳 湜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版一第後利勝月四年四廿國民華中
版四第後利勝月五年一七廿國民華中

弁言

在我把這一本小書編完後，我對於本書的題名頗發生懷疑了。這樣，幾封不三不四的通信湊成的東西，配稱爲「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嗎？我想；這名字是太堂皇了，我很有幾分不安。然而，這書名是叢書主編人早已定下了的，現在似乎不容易由我擅自更改。這怎麼辦呢？我在擱筆疑眉中，不禁生出一種滑稽的感覺來，我嘲笑自己道：好罷！就讓這美麗的羊頭做着招告罷！

記得還是兩年前，我和一位初中程度的族妹，討論過半年的政治經濟學，彼此通了不少的信。這一件事，我一向不會忘記，因爲這一年多來，我經常接到許多青年朋友關於這一方面問題的信，而問題的中心，却都是

我們曾經談到過的。我常常想，如果我能把那些通信整理出來，印成一冊小書，倒可以省了許多寫信的時間，也許對於初入政治經濟學大門的友人是一種幫助罷。但因人事過忙，很少得到一個編輯這書的機會，去夏仲實兄派我寫這本書，我就登時想到，這是一個時機，特地去信要回來了那些原信，這使我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欣慰。

爲什麼我這般記得我們間的這一段討論呢？這是因爲我在這三四年來，深切的感到：空談讀書方法，到底抵不過和人實際討論中的親切；一個由自學中的人提出的問題，比你替他想像出來的問題要實際。過去這十幾封通信，現在看來，原說不上有什麼存留的價值，但它確是出於一個自學的少女手中提出的問題，而這些解答，確幫助她打開了許多疑難，是一件事實。因爲這一個緣故，我開始來整理這些舊稿了。

現在收到這裏的信計十三封，內容已有許多增減，介紹的書籍幾乎大

半變換了，一切新材料也儘可能的加入，文字有許多篇完全改寫過，時間完全改爲現在，比起原信來，已經不是本來面目了，但問題的要點，以及討論情緒，則依舊完全保存，就是文字中的穿插，以及當時博得她的歡笑，提起過她的研究興趣的地方，也絲毫沒有損毀，我爲什麼特別關心這些小節呢？我爲人很重感情，我覺得好友間討論學問比教室裏不同，就是好友間的友情成分比較師生間不同。這些通信中是充滿了另一種氣氛的，我在改寫這些舊稿時，她的活潑的姿態，聰明的眼睛，頑皮的神情，依然活躍在我眼前，好像寫初稿時一樣，這裏有一種輕快的感覺，我記得當我動筆給她寫每一封信時，我的面上總常帶着微笑，同時她也曾親自對我說過，她讀時也常是笑不離面的。這一笑，很幫助了她對於真理的接近，因此我要把這一笑轉獻給一切在自學中的朋友們了。

這些東西對於大家有什麼用呢？這很難說，因爲這本書中很少的話，

是我自己的意見，不過就別人說得對的話，用我的口再說出來罷了。那敢說是什麼著作呢！至於我自己，倒很以此自安，因為門外掛的雖是羊頭，但自己並不要賣狗肉，我無一絲毫賣弄什麼的意思，只是記錄自己一段和人討論自學政治經濟學的經驗而已。如果這時你也正在自學政治經濟學，感到「學海無邊」，無人指引，隨便拏來看看，那也許還適宜罷！如果在這中間，還能得到一個正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摸到一點門徑，而像我那位舍妹一樣，居然能進而讀完三大資本論，那我更要雀躍了。我也就只有這一點期望。

我還要重復說，門外掛的雖是羊頭，但因爲自己的胆子究竟不大，不敢叫人過於相信招告，來上自己的當，因此在此招告下，來添這一小段自白，也許可以減輕本書的封面上所加的這樣一個「羊頭」的罪名罷！

目次

弁言

一 安下心來罷·····	一
二 先看看實際的經濟現象·····	二
三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什麼·····	三
四 我們研究的意義·····	三
五 辯證法在這裏也有用·····	四
六 續談幾個辯證法的法則在這裏的應用·····	五
七 略釋抽象法·····	六
八 也少不得史的唯物論·····	六

九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找我們的對象·····	八六
一〇 對於「生產」的觀點·····	九九
一一 商品拜物教·····	一〇九
一二 不要忽略了經濟政策·····	一二六
一三 還要研究「意識」·····	一二九
後記·····	一三〇

一 安下心來罷

好久沒有看見你了。閒常在三哥處，聽到了一些關於你的消息，我們總要互相微笑，大誇獎特誇獎你一番，你是我們最愛提起的妹妹，你的一言一動常留在我們的心坎中。日前聽說你對三嫂說，我們不管你，連知識上的幫助，也不肯多花一點時光。這話真說得過火一些，三哥聽了就要向你提出抗議，我呢？無疑的是同情三哥的，我們似乎不應該什麼事都讓你佔了上風，一點也不像一個你的哥哥而兼先生。

然而，你既是我們最心愛的妹妹，雖然你的話有時說得太頑皮，但我們總能原諒，女孩子總愛把針鼻大的事，誇大到比地球還大些，心地裏，倒並不都像嘴巴那般可惡，我是能夠了解的。

我們曾經談到過的。我常常想，如果我能把那些通信整理出來，印成一冊小書，倒可以省了許多寫信的時間，也許對於初入政治經濟學大門的友人是一種幫助罷。但因人事過忙，很少得到一個編輯這書的機會，去夏仲實兄派我寫這本書，我就登時想到，這是一個時機，特地去信要回來了那些原信，這使我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欣慰。

爲什麼我這般記得我們間的這一段討論呢？這是因爲我在這三四年來，深切的感到：空談讀書方法，到底抵不過和人實際討論中的親切；一個由自學中的人提出的問題，比你替他想像出來的問題要實際。過去這十幾封通信，現在看來，原說不上有什麼存留的價值，但它確是出於一個自學的少女手中提出的問題，而這些解答，確幫助她打開了許多疑難，是一件事實。因爲這一個緣故，我開始來整理這些舊稿了。

現在收到這裏的信計十三封，內容已有許多增減，介紹的書籍幾乎大

就從你常說的笑話中，也可以看出你是對知識如何的急情。你不是常常說，可惜科學家沒有發明出一種「知識針」，人家要什麼知識，就可以注射什麼？這種奇怪的想法，雖然三哥笑你太癩，無出息，但可以說明你耶急情兒的心理。我們雖然高興，我們得了一個這樣好學的妹妹，但同時也很擔心，怕你急流勇退，不能艱苦的用功，因為你的行徑到底還有些孩子氣味，你只曉得要吃，不知吃什麼好，就是向我們要求幫助，也只能說出空洞的話，不能提出具體的問題，什麼是社會的需要，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某種科學，你全沒有感覺到，你又太無恆，今日讀這本書，明日又換了那本，幾乎什麼書都讀，但什麼書也沒有看見你整本的讀完過，在這種情形下，我和三哥商量過，讓你胡亂的讀半年再說，等到你能把自己要學的方向大約摸清楚後，我們再來具體的指導你。於是我們這一年來：就採取了故意對你冷淡些的態度，使你多碰一些釘子，才曉得做學問的苦楚，不要

是我自己的意見，不過就別人說得對的話，用我的口再說出來罷了。那敢說是什麼著作呢！至於我自己，倒很以此自安，因為門外掛的雖是羊頭，但自己並不要賣狗肉，我無一絲毫賣弄什麼的意思，只是記錄自己一段和人討論自學政治經濟學的經驗而已。如果這時你也正在自學政治經濟學，感到「學海無邊」，無人指引，隨便拏來看看，那也許還適宜罷！如果在這中間，還能得到一個正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摸到一點門徑，而像我那位舍妹一樣，居然能進而讀完三大資本論，那我更要雀躍了。我也就只有這一點期望。

我還要重復說，門外掛的雖是羊頭，但因爲自己的胆子究竟不大，不敢叫人過於相信招告，來上自己的當，因此在此招告下，來添這一小段自白，也許可以減輕本書的封面上所加的這樣一個「羊頭」的罪名罷！

準是什麼呢？我曉得，這問題一定在使你睡不安眠，看了雜誌上一些文藝批評的文章，你知道要讀些文藝理論的書了。天啊！文藝理論書對於一個頑皮的丫頭，隨便可以讀懂的嗎？你一定又在這裏碰了一些釘子，是不是？你這時才心服三哥的話，說讀文學的人，也要學習一點社會科學初步的知識，不管你口上怎樣硬，現在你既然要開始讀政治經濟學了，我和三哥自然很高興，你要知道，我們很重視你這一年來的經驗，這一年來，你好像孫猴子翻筋斗，現在總算安定下來了。

日前聽見舅母家的四姊說，你因讀不懂政治經濟學在那裏苦惱，這是難怪的，雖然過去你讀過的書已不少，但與政治經濟學却没有直接的關係，你的準備實在還不夠，目下你還不應該就讀拉比杜斯的政治經濟學。你應特別對政治經濟學做一點準備，你不要聽不慣我這準備論，從今以後還是聽話一些罷！

好妹妹！又聽說你怪我不肯多向你說話，總是要你問什麼才答什麼。這你也應該明白，我對於一個來和我談讀書問題的人，在不十分清楚他的程度，性情，環境等等以前，我是慣於不想多說主觀的話的，我不愛對人多說話，不是愛惜我的話，反是愛惜人家的耳朵。這是怎樣說的呢？我一生就少得到教師的益處，也不大相信他們在講堂上對我說的話。但這並不是說教過我的師長，就一個也沒有學問，問題是他們只憑主觀去教人，沒有想到我要求的是什麼，我的了解的能力到底怎樣。他的話不投我的機，即令他說得如何高明，我不能聽懂，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他雖不愛惜他的話，但在我反無好處。因此，我在和人討論讀書的時候，就學了這點乖，向十個不同程度的人討論讀一本同樣的書時，我可以說出幾種不同的話來，結果我發覺大家面上都有笑容，「皆大歡喜」，我正打中了他們的心懷了。這一點，沒有什麼難了解的，你在肚子沒有餓時，一定叫你上

館子，並且開出一大張菜單來，你能感覺興趣嗎？

這就是就程度說。

但一個人的環境也不能不顧到，譬如有的人有錢可以買書，有的人却只能向朋友處借些來讀，有些地方買不到上海剛出版的好書，只能讀比較老一點的書，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不能只說你非讀某一本書不可，所以我對於讀物的選擇雖很注意，絕不敢亂介紹一本書，如果就初步經濟原論的書來說，實在可讀的書很多，在不能找到，不允許你找到更好的書以前，就是內容欠缺一點的也可以，以後你再讀別的書時，就可補償你這缺項。這決不是對於讀者不忠實，反是適合讀者生活的環境，要他不要坐着等，有相當可讀的書，就要開始。

同時，我很注意一個人的性情，像你這樣輕敵的人，我是決不會在你面前把敵人估計得過低的。你說我不鼓勵你讀政治經濟學，反說了經濟學

如何難讀，非先懂得一點哲學，了解了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不可，不然，你會不能把商品一章讀完。這对你並不算潑冷水，不然，你會胡亂的往肚子內吞，真的一輩子也不能讀懂資本論。

是的，現在我已允許你多在你的身上花一些時間了，這到不是因為聽了三嫂的話，說你在怨恨我，我屈伏你了。（不要笑！）倒是我覺得現在確到了我應該來好好的引導你讀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了。

不過，你不要過於興奮，以為我可以將政治經濟學，完全用我的口講一遍給你聽，我也不會把自己讀它的經驗，原封原樣告訴你，叫你來跟我走。我一點不謙虛的說，我並沒有什麼值得一說的經驗，即令也有一些，那却是由於我的生活環境下的經驗，於你不必一定有用處。這裏，我能夠和你談的，還是按照今日的你的程度，環境，性情等，零碎的來談一談。你不要把我看做嚮導社裏的姑娘，我有法子帶你的精神遊歷一遍政治經濟